

# [故事詩集]雅明的永生

作者: 梁子軒

Powered by [紙言](#)

# 第一章：貧苦

1. 他拖着又長又重的水喉  
緩緩的蹲下來

一雙染滿泥濘的手蓋在面上  
看不見什麼勞動人民的光輝

眼皮隨着一口大氣而落幕  
他蹲下，呼吸着從那拾來的水靴  
散發而出的臭氣

沒有救世的鐮刀和鎚子打救他

他夢回周四和四千多萬的彩金  
錢啊！屋啊！車啊！通通都是好生活啊！

作為一個園丁，需知道手藝再精還不過是個園丁  
需知道生活艱苦，薪金再高還不是個下等人  
不過是個下等人。

他要站起來，在烈日下再工作  
他雙目瞪向前方  
大腦沒有半分情感  
走得像個士兵步操  
兩隻手擺得整整齊齊  
手指捏拳，母指平直  
腰板挺直九十度  
眼望無限遠  
五官都合乎標準的擺放  
為了找那爛掃把，前進前進前進進！

麻木，刻苦耐勞  
無言，謹思慎語  
低薪，物超所值  
這就是那他媽的獅子山下精神。

(疲累)

2. 站於油麻地戲院後的小巷  
抬首舉目一線天  
在他的面上  
五官的線條皆無力下垂

熱頭要蒸發他  
太陽要昇華他

疲累的他幻想

當他下跪,舉高雙手  
魂魄就會從殘破的肉身  
和無知惡俗的人世  
得以解脫,得以仙法,得以提昇

再重回香港,這個富人的天堂  
以點石成金之術,遊戲人間  
美好的大隱隱於市。

他辭去了工作  
沒有方向  
但也沒有苦難  
袋中還有四千元

他的心似要飄出來  
但又似給重壓得發麻

那套電影一邊放  
他就一邊思量日子該如何過  
但又想重新專注於電影

只好大口大口的吸氣  
但氧氣不是鎮靜劑  
愈吸愈紛亂

做個電工好?易出意外  
做待應好?怪客太多·休息太少  
做個什麼好?太太什麼  
做個什麼好?會什麼什麼  
讀個什麼好?成績太差讀不上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什?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什麼什麼什麼什。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腦中千回百轉  
雙腳夾緊電影椅  
但又發力想離開·想走  
不是電影不好看  
不是電影不合口味

是他不安·沒專心看  
浪費了七十元  
完場三兩空虛  
四錢不安

一斤不值

咁就一日

(迷失)

## 第二章：成屍

3. 他中暑了  
在油麻地戲院的後巷  
他中暑了

魂魄沒有提昇  
精神無從肉身脫出去  
沒有羽化  
無道登仙

只有痛苦，消渴，乾竭  
嘎嘎嘎嘎  
嘎嘎嘎嘎  
嘎嘎嘎  
嘎嘎  
嘎

像條乾煎石斑  
翻身又翻身  
翻身又翻身

眼皮像魚鰓似開開合合  
千斤力開眼，望見一線天  
千斤落下，一線天變得幼又幼，一片黑暗

再用千斤力開眼，望見一線天  
千斤又落下，一線天變得幼又幼，一片黑暗

看看他苦痛中的夢  
一個女人在看他  
是個神女在看他

男和女不過是片刻歡愉  
吸血和性愛皆一樣  
明明是必需，但沒有也不會死

背景一片白  
兩人一片黑

那女的輕摸着  
他，咬他，吸他的血

女的吻他  
流出無數活水滋養他

他張開眼，就成了  
(中暑)

4.他躺在一張病床中  
公立醫院一間四人病房內  
享受生命中久違又少有的安然

上午九時，老護士和一班醫科生  
帶着香港式囂鬧  
香港式步速  
香港式嘈雜  
給安寧的病房帶來了香港

一個護士帶着老醫生到他的床  
拉下布幕

一個一個醫科生走到布幕內  
布幕內那不足五十方呎的 \_ \_  
擠滿他媽的人

那老護士像他媽媽  
嘈雜，她偏偏要說些討你厭的話  
不休，她永不休止這他媽的煩  
擠逼，這她媽的公屋單位充滿了四個人  
和她那些用錢買回來的垃圾

二百呎

充滿了人

五十呎

滿載了人

他忍不了  
暗暗張開了口  
當眾人面前

獠牙申出了他  
申出獠牙他了  
牙申出了獠他  
牙

嘎 嘎

他一口咬下去  
他威風的咬下去

咬下三號病人的輸血包  
帶有一分帥氣  
咬着的不過是個血包

他步出了醫院  
沒有人叫他走

不過是無病的人用不着醫生  
( 咬 )

5他再也見不得太陽  
在日光下  
他無比驚恐

化作無物的恐懼  
空無一物，再無凡世  
連意識都要滅絕

無可承受而筆墨難傳的恐懼  
只能吶喊  
扭曲的張開口  
無力又拒絕  
又無可敵擋

啊

日光之下，疆屍就這樣漸漸化灰  
幸而他逃一劫  
他沒有死  
他依舊生存  
他不必再面對虛無的吶喊

也不必再思考生存意義，為何而生  
這類蠢問題  
( 日光 )

## 6.在大圍村

細緻又交錯的巷道  
在夜裡只有數支街燈在發光  
可幸不是罪惡溫床

他只感到飢渴  
他沒有意志  
他在暗角處等候  
本能驅使他作第一次捕食

有個女人經過  
白色連衣裙  
黑色絲襪  
裙襬那透人的縐摺與花紋  
黑色長髮

要咬她  
要吸她的血

他沒有意志  
捕食·吸血·都是情慾

他捉着她·一手揸着她的咀  
一雙獠牙插入她的動脈

啊  
無限誘人的女音

難以置信  
她享受着血脈流失  
她享受着失血死亡  
最後的暢快

無數次招妓  
諸般失敗的性愛  
只有她·在被殺之夜給他無數歡愉  
只有他·無可取替又再嚐不了的快慰

在這夜·他殺了她  
血液和殺害中他得以滿足  
她和他間的愛在(止匕)夜深深共永  
交纏不息·啊門

( 吸血夜 )